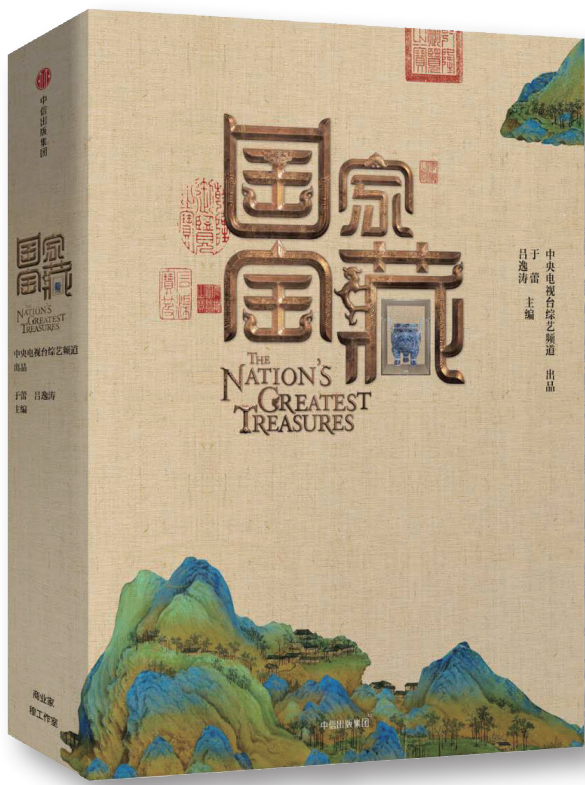


■故事里的人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一——绿水青山

■吕逸涛 于蕾



诞生——宋徽宗海谕

《千里江山图》卷是青绿山水的代表作，这是隋唐时期山水画日趋成熟、形成独立画科时，最早完善起来的一种山水画形式。它不仅代表着青绿山水发展的历程，也是集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时隔千年，颜色不改。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

大约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的“亲传弟子”王希孟终于完成了一幅让这位书画双绝的皇帝满意的作品——《千里江山图》卷。

这幅长卷让起源于隋唐的青绿山水重回人视野，并将这一绘画形式推向顶峰。此后经几代画家发展传承，青绿山水画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表现方法，但画好难度极大。清初“四王”之一王石谷说：“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染，余于青绿法静悟三十年始尽其妙。”

宋徽宗宠臣蔡京是这幅画的第一位主人，他的题跋讲述了画者生平：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18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海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宋徽宗赵佶，一代书画大师，也是帝王艺术家。对宋徽宗来说，人生最得意的事，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宫廷画院院长”。

承宋徽宗在艺术修养上的前瞻性以及蔡京“崇宁兴学”的倡导，画学于1104年创办，专门培养绘画人才，以提高未来翰林图画院画家的综合素养。

作为第一批学生结业后，王希孟在文书库工作，但他仍然喜欢画画，并多次向宋徽宗献画，虽不“甚工”，但因为显示出一定的才能而被宋徽宗看重，得宋徽宗亲授画技而终有成就，绘制出《千里江山图》卷这一千古绝作。

宋徽宗看后赞赏不已，特意将画赐给以书法载誉的宠臣蔡京。

作为皇帝，宋徽宗不一定合格，但作为一名文艺青年，他可是当时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自己的作品大都洋溢着古典美，这种美出自对传统的继承、

对现实主义的观察和富有诗意的文学素养。将诗、书、画融为一体，也是他最先倡导的，他十分关注画作中的诗意，在考察画院画师时，就常常以一句诗歌为题，命画师作画。

这正是王希孟写唐人诗意的背景。他要进入翰林图画院，必须过考试这一关。宋徽宗爱出隐逸之句考学生的画意，要求学子们曲尽其意、遐想无限。比如他曾考画“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山水画家宋迪之侄宋子房画一渡工卧于船尾，横一孤笛，拔得头筹。

王希孟艺术天分极高，模仿能力极强，品行孤傲不羁。《千里江山图》卷的野心远远超过隋唐的展子虔和李思训，王希孟沿袭的全景观，是五代北宋开拓的图式。

王希孟能够创作出不平凡的作品，并非单纯因为他是“天才”。一方面，王希孟勤奋好学，皇家画院又有优良的学习条件，便于其观摩前代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宋徽宗作为帝王，改变了宫廷画家的社会身份，他作为艺术创作的统治者，对绘画有着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引领了后代画家长久的艺术审美，让“青绿山水”这种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得以流传和创新。

无独有偶，王希孟在画院的同事张择端，画出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世俗繁华的史诗，那《千里江山图》卷则是对锦绣山河的颂唱。

初见——少年英气

今天《千里江山图》卷已经900多岁了，都说纸寿千年绢八百，可是画卷展开，青绿的颜色如宝石一样，依然明艳辉煌。

这得益于北宋宫廷成熟的制色技术，色相纯度很高，夺人眼目。宋徽宗“海谕”王希孟画《千里江山图》卷，是为了提振青绿山水，尤其是要开创大青绿山水的绘画语言。

王希孟除在画学受过基本训练之外，几乎是一张白纸，极易领会并实现徽宗的意图。

当时的李唐、宋锐等人的手法已经定型，重塑的难度比较大。王希孟敢于使用大量石青石绿，这在以往极为少见，相信这是他的观山所得：苍翠葱郁之山，近则呈绿，远则显青，原因是空气的厚度改变了远处山林的本色。画家继承前人用色之法，概括提炼出青绿二色。

画者内在的灵秀，是一种时刻洞悉生活之美的姿态，画中的每一处细节都精致、时尚，比例精妙，高低合体，笔墨简约灵动。虽然画卷很长，但是画中的细节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千里江山图》卷共公开展出过5次。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次是在80年代；进入21世纪，《千里江山图》卷分别在2009年和2013年展出，最近的一次展出是在2017年9月，为全卷展出。

画家陈丹青看了2013年的展出，他说：“我就去看，脑袋就抵在展柜的玻璃上看，看得像个傻子一样，实在是太辉煌！”

陈丹青说，通常成年的老成的大师，喜欢做减法，也就是所谓的取舍和概括，可18岁的王希孟，在忙着做加法。人在18岁的年纪，才会有这股子雄心和细心。《千里江山图》卷一点不乱，不繁杂、不枝蔓，通篇贵气，清秀逼人。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古典画家，总是白胡子老人，在这里，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必须18岁，再小几岁，再老几岁，都不

会有《千里江山图》卷。

然而，《千里江山图》卷是这位少年的惟一传世之作，清代鉴古家宋牧仲在《论画绝句》中惋惜不已：“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身便死，空教断肠太师京。”并注云：“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

但我们不妨相信，王希孟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就是为了留下这幅画卷，18岁时世间的混浊和苦难还不曾在他的眼睛里留下痕迹，单凭着独属于翩翩少年的灵气，就可以成就这纤尘不染的千里江山，即便历经千年，我们依然被那青绿山水的勃勃生机狠狠击中心灵。

《千里江山图》卷在2017年9月展出时，观众云集，排队参观。这次展出之后，我们恐怕有很长时间又看不到《千里江山图》卷真容，因为《千里江山图》卷使用了很多矿物质颜料，颜色很厚，开卷可能即有些微损伤，所以，对于《千里江山图》卷，首要任务就是保护。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故宫的重要书画作品每次展出都不能超过两个月，展出以后还要回去“睡觉”，且不得短于三年。

守护——大国本色

1113年，王希孟将《千里江山图》卷呈给了宋徽宗，此图被赐予蔡京；1126年，蔡京被宋钦宗废黜，财产被查封。金军破汴时，此卷在汴京散佚，南宋理宗时再次入宫，有“缉熙殿宝”为证。

到了元朝，为元代高僧溥光所藏，并有接题，后人从中得知他赞赏阅近百次。溥光后易主，不知何人，一直递藏到明末清初梁清标处，其藏品中的多数流入清宫，也包括此卷。1922年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走。



本篇文物为故宫博物院藏

国宝小传 青绿山水之巨制杰构

《千里江山图》卷是北宋画家王希孟传世的唯一作品。纵长51.5厘米，横宽1191.5厘米。画面上峰峦起伏绵延，江河烟波浩渺，气象万千，壮丽恢弘。山间高崖飞瀑，曲径通幽，房舍屋宇点缀其间，绿柳红花，长松修竹，景色秀丽。山水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茅屋草舍、水磨长桥各依地势、环境而设，与山川湖泊相辉映。此卷以概括精练的手法、绚丽的色彩和工细的笔致表现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观，一向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中的巨制杰构。

《千里江山图》卷在设色和用笔上继承了传统的“青绿法”，即以石

青、石绿等矿物质为主要颜料，被称为“青绿山水”。王希孟在继承前法的基础上，表现出更趋细腻画风，体现了北宋院画工整、严谨的时代风格：人物虽细小如豆，却动态鲜明；微波水纹均一笔笔画出，渔舟游船荡曳其间，使画面平添动感；在用色上，画家于单调的蓝绿色中求变化，虽然以青绿为主色调，但在施色时注重手法的变化，色彩或深厚，或轻盈，间以赭色为衬，使画面层次分明，色如宝石，光彩夺目。元代著名书法家溥光对此卷推崇备至，在卷后题跋中赞道：“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

人物生发剧情

□ [美]拉约什·埃格里

“浅薄的人才相信运气”，爱默生如是说。

易卜生的成功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研究、构思和艰苦的工作。让我们走进他的书房，看看他怎样工作。让我们试着分析娜拉和海尔茂，看看他们如何依照前提和人物原则生发出自己的故事。

毫无疑问，易卜生对他那个时代(该剧作于1879年)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深感不满。他就像个十字军战士一样，试图证明“婚姻中的不平等孕育不幸”。

易卜生需要两个能够证明其前提的人物来开始他的工作，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他应当有一个浓缩着所有男人自私之处的丈夫和一个象征着所有顺从女人的妻子。

他选择了海尔茂和娜拉，但是开始他们只是贴着“自私”和“无私”标签的两个名字。下一个步骤，自然就是丰富他们了。作者必须十分仔细地构建他的人物，因为在未来的冲突中做什么、不做什么，将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既然易卜生有一个他渴望去证明的、形式清晰的前提，那么他的人物就不能依赖于作者的帮助，而只能靠自己。

海尔茂当上了银行经理，要想在如此重要的机构里爬到最高的位置，他一定得是勤奋的、诚实的。他浑身上下渗透着责任感，认为要做一个严厉的上司首先要以身作则，遵守规矩。他要求下属守时和奉献，对公民的荣誉感过分看重。他

知道自己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并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名望是他的最高目标，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甚至包括爱情。简而言之，海尔茂是一个为下属所怨恨却能让上级开心的人。相反，只有在家里，他才会是一个“人”，他对家庭的爱是无限的。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总是受到别人的憎恨和畏惧的话，他就比常人更加需要爱。

他38岁上下，中等身材，性格坚定。即使是在家里，他说话的语气也是装腔作势、满口说教。他有着中产阶级背景，奉公守法，但不太富裕。对于他所热爱的银行工作，他总是尽心尽力。表面上，作为一个年轻人，其志向不过是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已。他对现状极为满意，并且毫不怀疑未来。

他没有恶习，不吸烟，在特殊场合会喝点酒。我们眼中的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有着很高道德要求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剧中看到。虽然这些只能算是一个人物的草图，但却显示了易卜生对海尔茂的了如指掌。而对那个与海尔茂所代表的一切理念针锋相对的女人，易卜生也同样如此。

易卜生是这样勾勒娜拉的：她像个孩子，挥霍无度、没有责任感、爱撒谎、爱骗人。她又像只云雀，爱唱爱跳、无忧无虑。但她深爱着丈夫和孩子。她爱自己的丈夫，为了他可以做出旁人不能的事情，这是她性格的核心。

娜拉有着聪慧敏锐的头脑，但她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知之甚少。由于她对海尔茂的爱和崇敬，她宁可做一个玩偶般的妻子。相对于智力而言，她的精神发展滞后了。她本是个被溺爱的女儿，可她对丈夫却更加溺爱。

她大约28岁到30岁，美丽迷人。她和父亲一样无忧无虑，因为这个缘故，她的背景不像海尔茂那样无可指摘。她的父亲有点鬼心眼，这也就暗示了其家族历史中有些丑闻。不过，娜拉是无私的，也许她的愿望就是让所有人都和她一样幸福。

两个能够产生冲突的人物出现了，但是怎样制

造冲突呢？当然很多人会想到，可以在他们之间发展出三角关系，但这样的冲突怎么可能在彼此深爱的夫妇之间引起呢？如果有所怀疑的话，我们就必须回到人物研究和前提上去，我们总能在其中发现线索。这里就是一个：既然娜拉是无私的、多情的，那么她就可以为家庭，最好是为丈夫，做出了某种行为，结果遭到了他的误解。那么又是什么行为呢？我们又卡住了。还是看看人物研究吧，它一定会给我们指出答案。海尔茂代表了名望……好啊！娜拉的行为将会损害和威胁到他的职位。但既然她是无私的，那么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着想。而他的反应则显示了与名望相比，他的爱情是多么空洞。

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让一个人在职位受到威胁时，不顾一切，大发其火呢？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根据个人的经历，认为最卑鄙、最丢脸的行为是和钱有关的行。

偷窃？也许吧。但是娜拉不是窃贼，也没有机会接触那么多钱。她一定有某种东西，可以稳妥地换来金钱。而且她一定得迫切需要钱，钱的数目也远远超出她的日常开销，一小笔钱不足以让她冒那么大的风险。

在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她不用恼人的手段为她丈夫取得金钱的动机。也许他欠了债？不行，不行！海尔茂绝对不会借下一笔他无力偿还的债务。也许娜拉需要给家里添点东西？不行，海尔茂对这个最不感兴趣了。生病？好主意！海尔茂生病了，而娜拉需要钱给他治疗。

娜拉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她不懂钱上的事，而为了海尔茂她又需要钱，但海尔茂宁可死也不愿借钱。她也不能向朋友借钱，因为海尔茂要是发现了一定感到丢脸。而且正如我们所说，她也没法去偷，所以惟一可行的方式就是找专门放贷的人。她知道，作为一个妇人，她的签名是缺乏效力的，但她不能找朋友联合签名，因为对于尴尬的询问她惟恐避之不及。找陌生人？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怎

么张得开口。莫非要做不道德的交易？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了，这事她连想也不敢想。惟一能帮她的人就是她父亲，但他已经病人膏肓、濒临死亡了。如果他健康的话，他是可以帮她弄到钱，可戏剧也就不存在了。人物必须通过冲突证明前提，因此，娜拉的父亲就必须死去。

娜拉为父亲痛哭，但这也让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她可以伪造父亲的签名。她为自己终于找到出路而得意非凡，这是一个值得让她高兴地去吹嘘的完美主意。她不仅有办法弄到钱，而且还有办法向海尔茂瞒着钱的来路，她会告诉他钱是父亲留给她的，而他也不会拒绝接受。

她就这么办了，拿到了钱，开心得不得了。但她的计谋出了岔子，债主了解她的一家——他与海尔茂在同一家银行工作。他早就知道签名是伪造的，但是这伪造的签名对他而言，比最好的担保和证明都更有价值。如果娜拉还不上钱(后来果然如此)，那么海尔茂就会十倍地赔偿他。谁让他是海尔茂呢，事关名望和职位，他什么都肯做的。所以债主很踏实。

如果你通读了娜拉和海尔茂的人物概括，你就会明白，正是他们的性格使故事成为可能。

(《编剧的艺术》,[美]拉约什·埃格里著,高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